

坡仙集卷之十三

別集一百十六條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爲然。

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季。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山谷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季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山谷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妍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書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山谷

東坡先生書。溯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

到得其髣髴。至于老重下筆沈著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俗見于筆墨間。坐作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真。遇至鑒則亦敗矣。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贗也。山谷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唯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季間瞠若不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夫乃云蘇子瞻與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

豈其然乎。比來作字頗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魯公。暗合孫吳耳。山谷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艸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奔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皁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

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名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旣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旣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

東坡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季後，必有知此論者。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季。若親望見逸少，又知得手應心，乃輪扁不傳之妙。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楊顏間。子瞻極辭謝，不敢。卓吾曰：此其所以能楊顏間也。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季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

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謂伯英再生。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按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季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此帖今藏予家。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冕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季喜二王書，晚乃

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

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

海岳以書學博士名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蘇文忠五帖其獻螻帖極言螻之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雖畫師且不能况其大者乎。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王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

之。撫掌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畫苑云。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筥。出不汗牛馬。明窓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魯直跋右軍斫膾圖云。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崙之姿耳。東坡跋云。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始欲痛哭。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真異事耳。

書鄭君乘絹紙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興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

用筆落筆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始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季也明日視之乃絹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求形似見與見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睨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邪衆賢惟請其故東坡

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闔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咲而服

坡有題所書馬詩云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鄢陵王主簿長于花鳥東坡有書所畫折枝詩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時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李世南字唐臣嘗與鼉无咎同試諸生无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于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剗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子瞻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不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邪又作寒林嘗以書告王定國曰予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鱗瑣屑毛介曲屈芒縷無不備具先生又自題郭祥正壁云枯腸得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則知先生非乘酣發真興亦不爲也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弃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俸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而書一詩其後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益已奇之矣及問樵者曰我負薪入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益驚異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會于湖山僧居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出筆力之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形

似、便、復、輕、訾、前、人、自、有、超、神、之、妙、出、于、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枝嫋、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雜錯、

楊用修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

一幅乃是在黃州與張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吾欲使後人知之耳遠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卻解畱連其後又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岷山之下凶季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空人也本艸謂芋爲土芝云益氣充饑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熱乃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饑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安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饑甚遠遊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爲書此帖

世南近于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迂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文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手之拳拳元祐坤

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卽劉季孫也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歿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之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蘇公云：老杜自秦川，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明皇遣吳道子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後明皇幸蜀，經其地，無不與畫吻合。固知道子之神奇也。

坡公雜帖云、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蔣希魯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卓吾曰、坡公此語、如其人、如其人、

坡公謫惠州、道經南安、於寺壁作叢竹、惟石後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闕古堂中、後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之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殿道山堂、而此庭無恙、

坡公北歸、經韶州、月華寺、值建法堂、僧乞題、梁公欣然、援筆云、天子萬季來、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

題歲月字，一夕爲人盜去，左梁墨色如新，余嘗見之。

坡公於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題其壁，始遍，後黨禍作，遺蹟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墨跡，時僧歿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高宗大喜，老頭陀遂蒙恩，度僧牒。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于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嶽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最後得蘇文忠送梅花帖，及趙文敏騎從弭節二帖，於嘉禾項氏，後先用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船狡僧也。千狐粹腋，知爲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子手。弁州

蘇長公書烟江疊嶂歌，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粹尚書永興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以發之耶？時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弁州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東坡居士則兼二法而爲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

蘇書歸去來詞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

張敕秀才於天池亂石中搜得東坡和陶詩石刻搨以見貽余觀此書不拘拘就繩墨而古雅之氣流動行押間可重也

元微之連昌宮詞人以爲勝長恨曲非虛調也坡公作行艸書此極有姿態蓋自真本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謂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坡臨帖如雙雕並搏各有摩天之勢比之自運尤覺不凡

銅將軍鐵綽板唱東坡大江東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倘若無人者黃魯直書莽

莽亦自愛其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缺月挂疎桐一帖山谷書蒼老鬱怒大是奇筆坡公此詞亦佳詞尾寂寞沙洲冷與篇指相應不必妄換崔信餘詩句、

余有此幀乃石室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足三絕清晝焚香展開覺睂睫間有潯陽紫極宮色九咽皆作清冷氣誓當與此君偕老以上俱弁州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詞多迂弱趙昌畫黃葵坡題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益佳語矣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佳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庭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亂真者多有人蓄此墨再世一日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安時斲水人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始逼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始可淒然云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才積便掃以爲墨皆黑始過于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非烟之罪也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弃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始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

爲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一笑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嘆以爲然。

書嶺南紙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旣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過不爲五百季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

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爲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別後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子瞻乃以善墨聞邪？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觀上下也。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垢，真數百季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頰

出尤物。雕龍淵懿。瀕澥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壁易向叔堅矣。卽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賫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鞞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曰。此筆乃爾蘊藉耶。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善事。

定國吳研。作風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真贊。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予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季升沈。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硯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

去國八季。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

嘉之建中靖國元季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卓
吾曰筆工亦能耐久乎耐久朋歸筆工矣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邊墨二德難兼非獨
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
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惡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
一大笑也

書許敬宗硯云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
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
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于浙江中者有鑄成許敬

宗字與硯適相宐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
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灰當以此硯
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歿其子沂歸硯請誌
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
人孫萃老萃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礫以飼狗耳何
以其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
季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研豈知之也哉
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萃老爲一洗之匣今在
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

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卓、吾、曰、以、敬、宗、之、
故、及、其、硯、又、以、惡、硯、之、故、并、及、硯、匣、世、人、之、作、惡、
一、至、此、哉、卽、此、作、惡、一、念、其、惡、尤、浮、于、敬、宗、而、自、
不、知、可、不、哀、與、他、人、何、足、道、以、坡、公、聰、明、亦、隨、俗、
作、惡、可、惜、也、

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
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
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季後，硯平乃便墨
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季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
可不謂大惑邪？

秦少章云，郭功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以示東坡，而
自吟誦不輟，因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
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
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
被陳搏饒先。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

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劉貢父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是閣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是月影？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談錄云：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文、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窻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

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悟其戲。

胡荅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蜚龍知。有無譏諷。東坡答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卽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聚衆，袖中出疏，使鼂无咎讀之。其詞曰：大士未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畱，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陳慥季常，公弼之子，自稱龍丘先生，又稱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兇妒。故東坡詩云：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者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一夕了然乘醉復往，秀奴弗納，怒而擊之，隨手而斃。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有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鶻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又一日滿腹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始捧腹大笑。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笑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同反耳。

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

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當制，遂爲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謁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卽云：此龜起、設、得、好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因問六眼龜，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卽名二相公廟。

坡自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名到途中，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是慚惶。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冥曰：何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獄吏推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

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嘗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倉皇亦言有黃。冥官大怒曰：蛇黃牛黃皆入藥。汝爲人黃何說。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耳。

知湖州日嘗與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熟睡。坡戲云：髡闍上困。有客卽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畱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而別。

錢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樣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飯。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

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藥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鼈廝踢溫公不解曰鼈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鼈廝踢荆公字說成坡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荆公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知其謔而不較也

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厚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一日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魘爲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魘不敢出仙游潭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

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魯直謂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每得公一帖、卽於殿帥姚鱗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之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余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不知也、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余曰、廣利王請端明、余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有頃豁然明白、乃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琥珀珊瑚、不知多少、少間廣利王出、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喜、頃南溟夫人亦造、王令出素絞綃丈餘、與予題詩、予乃賦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恠、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梅、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以償

我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傷一簪冠，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乃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鼈相公廝壞。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先起，劉調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對。

真皇旣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微臣之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卽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曾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

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
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
喚醒他。

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出郊迎問海南風土人情
余謂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
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泣涕而
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坡嘗飲一豪家侍姬十餘皆有姿技獨豪所鍾愛者
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命乞詩於公公
戲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
半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動
聲撼半天風雨寒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
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
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
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
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
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曰然也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至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探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在黃岡時嘗戲作黃州好豬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雲山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曰火候足矣同此

在黃州日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此爲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爲甚酥坐客曰是可以爲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特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郎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

先生在黃每有燕集醉墨淋漓有李琪者小慧頗知

書札未嘗獲賜，公移汝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畱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徐黃州之子叔廣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

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徽章鄭趙，往稱孫姜。閭齋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水清之寓，三英粲兮。旣暮而還，乃閨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氈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客。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

也。入腹無賦。任見大王。旣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彘。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也。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晚年雖得大風惡疾。鼻孔子塌了。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使之代掌小廨。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盡。其子負媿。引罪而請曰。某

拙於運財。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復前業。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旣別而囑曰。吾老矣。子今去我游學。儻或僥倖。改換門戶。吾之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卻。賊詩。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耳。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名夫子食者。旣出。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今幸俱還。能乘夫子他出。相

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闌闔，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來矣。於是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畱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可以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共日之爲避孔子塔云。蓋譏貢父風疾之劇，終不免鼻孔子榻也。

東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

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

謁之。大通愠形於色，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

第一千二百三十九種

坡仙集十六卷

宋蘇軾撰 明李贄評輯

明萬曆二十八年焦竑刻本
十冊

續

宋集別集
2934

坡仙集卷之十四

別集九十六條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與客飲薄

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麩作槐芽溫淘糝襄邑抹猪炊其城香粳薦以烝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鼂美叔每以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爾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因浩歎者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故子瞻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森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

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鶯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

王荆公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宥，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如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

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笑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使臣出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放使自媿弗如及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言他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書大喜其妾時年三十起爲壽而乞詩公乃戲
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滑稽
類此

公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作一聯云伏其几
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蓋元祐初士大夫皆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
樣故云

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唯
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是假是真

簾曝偶談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
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
雲今爲惠州土矣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
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

杜幾先以紙求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
但恐太費紙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

以。酌。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季嘗見李駙馬瑞，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季外，價如是不亦鈍乎？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季何足道哉。

跋山谷艸書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艸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它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坡有妹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卽應云：欲扣齒牙。

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公多須髯遂戲答之時年十歲也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糞土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台銜械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

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歿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有才望朝夕聚

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相踈。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值國忌行香，頤令供素饌。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頤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一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卽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軾每誚頤曰：不知何時打破這箇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辭色。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乞正其罪，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王岩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

胡說

大不

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薄程頤光庭爲程頤報怨也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鼂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

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公沈思良久而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勝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汗朝衣家

人小過。最後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衆皆絕倒。

司馬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齦間。如齧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饌。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

東坡旣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在惠州與參寥書。自省事以來。亦麓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卓吾子曰：「吁！孰知其正難調伏也哉。」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季默云：「如臥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坡云：「正是佳處。」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畱鳳。鳳棲在桂林，烏哺不得。笑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略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爲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

乎。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者性嗜蠶。常求外補。曰。但知有蠶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語。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蠶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

魏文帝言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溢。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矣。文潛戲答曰。愛文。

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不作粘泥絮一任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畱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二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北夢瑣言云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也又

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
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傳燈錄云萬回法雲公
者號州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八
歲時言其兄戍安西歸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
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
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百凡粗遣更不能細說
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
院子折足鐺中糞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
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
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
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
餘人不足與道也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畱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
粉虞侯欲出來祇應也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
而訪客所與游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
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

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脯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沈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
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
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周長官邠同數僧。
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
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履穿山翠。惟見輕撓破浪
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
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
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
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鷺軍。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
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
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
合處佳人來。酡顏一笑天桃綻。清泠秋聲寒玉哀。
軒騎逶迤棹容與。畱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
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
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畱守錢文僖公。
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畱

龍門賞雪無遽歸也。王定國訪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歿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旣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者寧復有之。

坡南遷，獨侍兒王朝雲請從。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處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得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僊。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而朝雲卒，悲夫。

朝雲錢塘名妓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
雲初不識字旣事子瞻遂學書麤有楷法後從泗
上比丘尼義冲學佛子瞻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
朝雲依依嶺外後病且歿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子瞻乃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玉骨那愁瘴霧冰
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
面翻嫌粉澹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
與梨花同夢

卓吾曰嘻笑怒罵旣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
矣然則吹篳舞劍皆我畫筍雀噪蛙鳴全部鼓吹
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
傑莫知端倪不亦空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嘖
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
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
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
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
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
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

易耶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千載如見。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訕。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且互相推許如此。且詩文比之螭蟬。江瑤柱。豈不謂佳乎。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畱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

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歿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觀此，足以見坡公矣，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
醕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
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
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
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
罰均也舉坐大笑

眉山人巢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
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
嶺海谷往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歿轍
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
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子瞻嘗得西南夷人蠻布弓衣其文織梅聖俞春雪
詩在集中非絕唱以其名重天下卽一篇一詠傳
布夷狄異域之人貴重如此子瞻以余深知聖俞
因以見遺余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所作距
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金石之韻遂以此
布更爲琴囊因記其事 六一居士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

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

歐陽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韓公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書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而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言之一請便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堂下有老婦辨對見羔形貌竊語人曰此年少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覓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以幼穉失父依其

兄後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因書以遺康叔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城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

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

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

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寘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高麗入貢使者，凌茂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

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公使謂之曰、遠夷慕化而
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耶、不悛、當奏
聞、押伴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
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
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
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
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
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
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
之、密人私以爲幸、

公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
惰不教、軍校蠶食廩賜、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
者、配逮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
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
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
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治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故相龐公此妙人也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公嘗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于寒殍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之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今去子美四十年，魚潛泳如故，可謂壽矣。弇州曰：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灰矣。金魚有鯽，鯽食淤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然鯽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卽此意。

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判餘杭，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

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見鄭公但嫵媚，好作一

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藉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煖風輕春睡足雨中
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元豐間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
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爲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

元祐中太母下詔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子瞻問歐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焉曰韓通無傳豈得爲善善惡惡

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載永昌，擐甲誓師，出抗而歿。

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竅臣。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以爲千載不蠲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然不如司馬貞所辯爲長。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而有闕止以爭寵爲陳恒所殺，止字予，我與宰予字相涉，因誤云。

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蓋人先見虎，卽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如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中

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字與虎看而虎自去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張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畱柳可獨衡山解釋韓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劍南西望七十里乘興真爲玉局游後卒於提舉玉局觀

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

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

坡公在館閣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公憂其及禍
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
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
之疑又况其有耶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純夫元祐未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及
東坡訪純夫觀所作疏遂書名於其末云某不復
自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
者東坡別和純夫月研詩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
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
由此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旣執
凌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
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
忠義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子元之
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余戲爲小詩云嵇紹似康
爲有子郝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
公間殺子元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裸葬，以及吾真，祁侯諫弗聽，而班史以爲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亾矣。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坡謂天下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

蘇黃門旣南遷，還居許下，杜門不通賓客，深居宅南叢竹中，竹間構小亭，有蜀人遠來，彌旬不得通關，人使候之竹下，旬日一出，蜀人趨謁，黃門驚，迂慰勞甚，懼曰：姑待我于此，飄然而入，竟不復出。東坡聞之曰：子由直欲踰垣閉門矣。

東坡海南歸，人有問者，答曰：此乃余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

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矣。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俠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卽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碑未足，謀之人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所居山林巖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得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整少年郎也。旣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飧，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至晚，磚猶無一口，坡甚嘆悔。至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豪哉。

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名試秘書省，出六論題於九

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爲也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其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皆中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見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旣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坡仙集卷之十四

終